

# 無聲的告別： 韓江文學中的歷史創傷與非人倫理

翁智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 前言

韓江(Han Kang)，1970年出生於韓國光州，畢業於延世大學國文系，是當代韓國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她的文學創作橫跨詩、散文與小說，早期以詩人身分出道，1993年獲《文學青年》新人詩人獎，1994年以小說〈紅錨〉獲《首爾新聞報》春季文學獎，正式展開小說創作生涯。

韓江擅長以簡潔而富詩意的語言，處理死亡、創傷、身體與倫理等複雜主題，其作品常跨越文類邊界，探討創傷記憶、國家暴力、女性

身體、非人存在與倫理政治等議題。自2007年《素食者》問世以來，她以細緻且極具張力的敘事風格，成為全球文學舞臺備受矚目的書寫者。該作於2016年獲得國際曼布克獎，使她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韓國作家，也促使其作品廣泛譯介至歐、美、亞洲等地。

2024年，她獲頒諾貝爾文學獎，確認其在全球文學場域中的獨特地位。主辦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文學院評審指出，韓江的作品「以強烈的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展現出對倫理與詩性形式的深度實驗。韓江在受獎演說中提到，她寫作是為了「回應那些被遺忘的生命」，而非僅是再現歷史，並強調「詩的語言也許無法改變世界，但可以緩慢地、真誠地抵達尚未開口的人與物」。她特別提及濟州島四·三事件與光州民主化運動，並指出文學應為「那些未能被好好葬送的人」留下語言。

韓江獲獎後，在韓國社會引起極大關注。根據《中央社》報導(注1)，短短6天內，她的作品在韓國國內即售出超過一百萬冊，成為文學類書籍銷售紀錄新高。在首爾、釜山、光州等城市舉辦的「韓江文學對話」講座一票難求，顯示她的書寫已超越文學場域，成為當代公共記憶與倫理討論的焦點。此外，韓國政府亦將其作品列為



「文學外交」推廣重點，並鼓勵更多譯本進軍國際市場，展現出對韓江所體現之「世界性書寫」的高度肯定。

韓江向來致力於描繪弱勢者遭受的暴力與創傷，她曾於訪談中指出，她從不刻意書寫女性的困境，而是「如實地描述身為人類的女性，我認為以女性的身份發聲、寫作和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在《白》這本小說集收錄的〈作者的話〉中，韓江進一步指出：「韓語中的白色有『하얀』和『흰』兩個形容詞。有別於前者如同棉花糖一樣的白，後者則淒涼地滲透著生與死。我想寫的是屬於後者的『白』書。」（注2）這段話揭示了韓江對語言細節的敏銳感受，也反映出她書寫的核心關懷。透過對「白」的詮釋，韓江將個人經驗與集體記憶交織，展現她如何以文學回應存在的痛苦與倫理的複雜性。



小說《素食者》聚焦於一位平凡女性英惠

突然拒絕吃肉與穿衣的行為，並描繪出她如何在「良善家庭」與社會常規的逼迫下，被一步步推向精神崩潰。小說透過多重視角揭示家庭內部的性別暴力、父權操控與對「異常者」的污名化。英惠的拒食行動最初只是個人身體感知上的選擇，卻迅速被其丈夫、曾參與越戰的父親與姊姊等視為威脅「正常性」與「秩序」的異端，因而遭受逐步加強的馴化與懲罰。在這個過程中，韓江細緻呈現出家庭這一最基本社會單位如何轉化為壓抑與暴力的中介，而所謂的「良善」則成為正當化暴力的道德修辭。

東亞大學性別與情動研究所所長權明娥（Kwon Myoung-A）教授從韓國當代社會中的激進女權與反共史角度閱讀《素食者》，並指出，《素食者》是對國家歷史中「共產黨狩獵」的心理與社會機制轉化的一種隱喻：當「共產黨」不再是被狩獵的對象，「女性主體」、「酷兒身體」便接續成為排除與仇恨的載體。（注3）在這樣的情境中，英惠的身體不再被當作一個獨立的人來看待，而是變成了一種象徵社會問題的「異常存在」。她拒絕吃肉、選擇沉默，這些行為被視為對社會規範和權威體制的反抗。當她不再用語言溝通，只剩下身體的變化來表達自己時，旁人不僅無法理解她，甚至對她感到害怕。這樣的身體表達挑戰了我們對語言、倫理與正常行為的想像，也讓人重新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的溝通與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韓江在《素食者》中並非簡單地將英惠描繪為受害者，而是探討「良善」這一社會道德共識如何被用來消除異議、重申規

訓。小說中的他者凝視始終從父權體制與社會規範出發，將女性的非順從、沈默與脫離慾望視為病態。韓江採取反向操作的寫作策略，將英惠的拒絕與沈默視為抵抗性的能動表現。在此情境下，英惠的「變成植物」不只是逃避現實的幻想，更是一種從人類中心主義撤退、轉向植物性倫理的另類形式。此種「非人」化書寫，延續至韓江後續作品中，形成其小說美學的關鍵路徑。

小說《少年來了》（2014）源自她十歲時對光州事件的初次聽聞。當時，她並非被明確告知事件的全貌，而是從父母與姑姑的對話片段中，隱約感受到某種禁忌與恐怖。雖然她記不清具體內容，卻對大人們刻意壓低聲音、閃避話題時的神情與氣氛印象深刻，這些非語言的表現形式反而讓她感受到事件的沉重與難以言說。兩年後，她在家中偷偷翻閱父親從光州帶回、刻意藏起的攝影集，最後一張照片是一名臉部被刺刀劃開、面容猙獰的女孩，這是她第一次直視光州事件的影像，也成為她日後主動蒐集資料、補足歷史記



憶的起點。

為了寫作《少年來了》，韓江查閱大量民間歷史檔案與記憶，並親自前往光州，探訪尚武館、望月洞墓園，悼念事件中的少年，也走訪小說中少年原型曾就讀、未能畢業的國中，並在校內資料中第一次見到他的照片：「是那種只要視線一移開，就會頓時忘記有甚麼特徵的長相」（注4）。小說以多名光州事件受難者的視角出發，記錄屠殺現場的血腥與殘酷，並透過幽靈般的敘述方式，讓死者以第一人稱訴說自身的屍體經驗。這種敘事策略不僅撼動韓國主流社會對光州事件的遺忘，也挑戰了文學再現集體屠殺的倫理邊界。在〈尾聲〉的作者自述中，韓江寫道：「聽聞這些故事是在我十歲那年。」她坦言自己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來得太晚：「我認為自己太晚才開始……但是我現在才來，沒有辦法。」（注5）這份遲來的追尋，正是她以文學回應歷史創傷的方式。

權明娥教授曾於2024年冬季到訪臺北，她於女書店的一場極具啟發與創意的演講中〈「雪」如何作為文學／抗爭的主體？〉中指出，《少年來了》不是單純追求歷史的再現，而是一場「非人類學」的實驗：死亡的身體變成了粒子，進入地景、空氣、水氣與雪，與活者共棲（注6）。小說中的幽靈少年未曾離去，而是在當代繼續流連於城市與記憶中，迫使讀者面對歷史中的幽微聲響與尚未完成的哀悼工作。

小說集《白》（2016）則轉向極度內斂的形式與極簡主義美學。故事由〈我〉、〈她〉、〈所有的白〉三章故事組成。每一部皆以「白色

事物」（如雪、鹽、月光、骨、白米、白髮等）為題，書寫死亡、缺席與不可能命名的創傷。詩的語言成為與死者對話的方式，也讓韓江能夠在「無法記起之物」與「無法說出之痛」之間尋找倫理空間。

韓江透過詩性文本試圖回應一位在嬰兒時期夭折的姊姊，使《白》成為一部獻給失語者的白色輓歌。詩中「白」的顏色既是空無也是容器，承載所有尚未被說出的愛與哀。這些以白為題的段落，並未形成一個線性的故事結構，而更像是一場散落的、斷裂的、漫長的哀悼儀式。《白》像是將記憶、歷史與語言摺進一個細小的意象之中，使讀者在每個段落之間重新定位哀悼的節奏與方向。

此外，《白》的語言風格相當簡約，接近靜默。它不直接描寫死亡或痛苦，而是透過空白、停頓和短短的段落，讓讀者在閱讀時感受到某種哀悼性。書中的白頁和文字之間的留白，營造出一種「閱讀就是沉默」的氛圍。《白》不試圖解釋死亡的原因，也不追問歷史的真相，而是專注於死亡帶來的靜默，以及與逝者共處的感受。《白》不只是一本紀念死亡的詩化小說，更像是一場關於時間、語言和倫理的深度思考。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彷彿走進一場無聲的告別，也參與了一場沒有終點的對話。

《永不告別》（2021）延續了韓江對歷史創傷的關注，聚焦於韓國現代史中長期被壓抑的濟州四·三事件。小說透過現代女性仁善的視角，追溯母親過去的沉默經歷，並在尋找遺骨與身體記憶的過程中，逐漸揭示個人與集體創傷之間的

交織。前文提到權明娥教授指出，韓江在寫作中運用了雪、海洋、身體碎片等意象，建構出一種「非人存在」的敘事方式，這種風格不只出現在《少年來了》，也延續到了《永不告別》。除了韓江作品之外，近年來也有不少關於濟州四·三事件的報導。有一位倖存者在2020年的濟州四·三紀念儀式中，曾透過孫女轉述：「這一輩子幾乎不敢吃魚，因為只要看到魚，便會想起魚肚裡可能殘存著家族的遺骸！」（注7）也就是說，無論是從權明娥的非人論述來解讀，又或者從報導敘事中，都可見到歷史創傷不只是存在於記憶中，更滲透進人的身體感受、夢境，甚至自然環境之中。



在韓江的文學裡，歷史不再只是可被觀看或敘述的事件，而是一種無所不在、難以抹去的存在經驗。透過這樣的敘事，我們知道，死亡並未真正離去，而是像雪一樣不斷降落，與活著的人共存於同一個世界。這種寫法不只是紀念，更是

一種詩意的正義與無法被簡單再現的抗爭。《永不告別》不僅是對歷史傷痕的追悼，更是一場語言與倫理的實驗。小說最後留下的不是「理解」或「原諒」，而是持續的變形與無終的哀悼：死者變成風、變成雪、變成呼吸，持續參與當代生活的氣流之中。這種非再現的寫作策略，不再追求再現歷史事件的整體圖像，而是讓「被遺忘的粒子」滲透入語言與敘述，使小說成為一種粒子政治與記憶倫理的實踐。

韓江的作品顯示出，當代文學不再只是再現國族歷史與個人心靈的場域，而是一種探索語言邊界、倫理裂縫與非人存在的實驗空間。在全球記憶政治逐漸轉向「粒子化」、「氣候化」的今日，韓江的書寫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詩性的回應方式：緩慢、微細、持續變形，卻不做告別。

#### 注釋

1. 邱祖胤，〈韓國作家摘諾貝爾韓江關注轉型正義、說國家故事〉，《中央社》2024年10月10日：<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2410100328.aspx>。
2. 韓江著，胡椒簡譯，《白》（成都：四川文藝，2022），頁193-194。
3. 권명아, “‘폴페미’, 빨갱이, 퀴어, 책: 전과매개체적 신체화의 역량과 항쟁”, 《여성신문》, 2024년 11월 23일。
4. 韓江著、尹嘉玄譯，《少年來了》（臺北：漫遊者文化，2018），頁229。
5. 同注4。
6. 陳佩甄，〈「雪」如何作為文學／抗爭的主體：韓江文學中的抵抗宇宙〉，OPENBOOK：2025年1月8日：<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70259>。
7. 제리뉴스, 〈제주 할머니가 생선을 먹지 않는 이유〉：[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KjdTiluuc&list=TLGG5e\\_nF-08yckyODA3MjAyNQ&t=38s](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KjdTiluuc&list=TLGG5e_nF-08yckyODA3MjAyNQ&t=38s)。「제리뉴스」(Jelly News)是由韓國獨立媒體《제주의소리》(濟州之聲)所創立的影音新聞平臺，主要透過YouTube頻道發佈內容。這個頻道以「最真實地理解濟州的方法」為宗旨，報導濟州島的在地議題、歷史記憶、社會運動與文化故事，並以輕鬆、視覺化的方式呈現，讓更多人能夠接觸並理解這些被忽視的地方聲音。「제리뉴스」這個名稱來自「제」라지게「리」일한 뉴스(非常真實的新聞)，也呼應了「젤리」(果凍)般柔軟但有彈性的敘事風格。

## 再見了，過去的我



小川糸 著；王繡潔 譯

皇冠 / 11401/272 面 / 21 公分 / 36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342489/861

我回到家鄉，巧遇國中的初戀情人成哉。我們卻無法輕易為重逢高興——當年要好的同學山田，在今年春天離開這個世界了。山田選擇走上絕路，成哉放棄了大公司的工作。而我結束了一段不倫戀愛，在曾經滿懷憧憬的夢想工作中，被傷了又傷。成哉突然邀請我去他的「老家」見「義父母」。沒想到，成哉的老家竟然在一個我從來不曾想過的地方。我的內心深處，大概很渴望遠走高飛。就去看看吧，即使我已經決定，一輩子都不會再笑了——（皇冠）

## 編織星辰的你



風良汐 著；簡捷 譯

皇冠 / 11403/320 面 / 21 公分 / 420 元 / 平裝  
ISBN 9789573342656/861

當所有都不理解的時候，是愛讓我們飛向自由的春天；當所有都不看好的時候，是愛陪我們編織夢想中的星辰；當所有都不認可的時候，是愛帶我們橫渡數之不盡的海波。然而，卻是不僅止於愛的那些，使我們終得停歇、終究釋懷，終於可以說出：「啊，這樣啊。或許那時的我們，確實是幸福的。」……煙火般絢爛的時光遠去，曉海的人生依然繼續。她周遭的每個人，都得到了各自認定的幸福。在失去摯愛的世界裡，曉海仍在尋找自己的答案——（皇冠）